

# 大学生私生活


周起應  
文波  
全譯

JALIN MBEARU II

# DOCLANE

BY LEV GOOMILEVSKY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leaf motif, rendered in white against a black background,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大學生私生活

原名 狗胡同  
新 俄 顧米列夫斯基原著  
周起應 立波 合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1 9 3 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三二年  
一月初版  
1—2000册

上海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書局

發行者 洪雪帆

翻譯者 周起應

原著者 顧米列夫斯基

每册實價壹圓

大學生私生活

## 譯者的話

“我們不承認甚麼戀愛，”這篇小說裏的主人公自負地說。“那祇是布爾喬亞的一種事業，而且是要妨礙我們的工作的！健康和能率；規則的飲食；規則的工作時間，休息和娛樂；規則的和女人的關係——那就是最重要的”。

不幸地，在熱情和憎惡和愛情和嫉妬的世界裏，在不可解的偏愛和觀的戀慕，祕密的煩惱和個人的野心的世界裏，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不能不使我們的主人

公捲入那不幸的糾葛中了。

就在這些不幸的糾葛裏，這篇小說的！情節被展開着。

粗淺的唯物論的見解，對於最複雜的人間關係和心理的謎的動物學的解释，和放縱的“直接法的戀愛”的橫行，使書中的人物捲入了愛慾的漩渦，終而至於釀成了墮胎和鎗殺的慘劇。這種現象雖是發生於蘇俄的新社會的一隅，但是這祇是新性文化的過渡期的現象；這是一部分的，而不是普遍的；這是革命的過程中的許多的“苦惱”之一，而決不是革命的歸結與理想。現在的蘇俄正，如這書的結論所提示的一樣，已經體現了一種一夫一婦的，相互信賴的同志的戀愛關係。像這書中所描寫的那性的混亂和性的苦惱之姿，在新的男女的腦海中，恐怕不久就會當作一個過去的現象而被遺忘罷。

在下面且把本書的作者介紹一下：

作者顧米列夫斯基(Lev Goomilevsky)於一八九〇年生於俄國的亞特卡納城(Atkrah)，是在伏爾加

河旁長大的。他是一個財政部的書記的第六個而且最小的一個兒子；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死了，完全靠着他的母親的兩手維持了他們一家的溫飽。因了一個慈善機關的幫助，我們的作者得以修完了他的預備學校的課程，但是，在卡山大學的第二年上，他終於因了財源的斷絕而不能不退學了。

他在二十四歲以前就開始了他的文筆生活；他的第一篇小說是發表在一九一四年的一個俄國雜誌“教化”的四月號的上面。從此，他便專心從事於創作，不斷地在許多的雜誌和報紙上面發表他的作品。十月革命以後，他從事於編輯和教育的工作，常常是在政府的贊助之下的；這個工作，使他獲得了這篇小說的驚人的題材。

我們的譯文是根據是Vanguard Press出版的N, P, Wredeu的英譯本，並參照了黑田辰男的日譯。遇着兩種譯文略有出入之處，則全依英譯；祇有每章的標題是依照日譯的，因為日譯比較醒目一點。

譯者 1931,5,26

# 目 次

## 譯 者 的 話

### 第一部 九點鐘以後

- 第一章 “戀愛的奴隸”
- 第二章 擁擠的電車中展開着的戀愛事件
- 第三章 穿着國衣的孔莫索姆爾加
- 第四章 布爾喬亞的氣習呀！儘你們的盪去接吻，  
去互相擁抱罷！
- 第五章 大學俱樂部的同志的性問答
- 第六章 無羞恥並不能夠說就是新的生活呀！
- 第七章 可憐蟲！你真正這麼需要女人嗎？
- 第八章 暴風雨一樣的慾情
- 第九章 戀愛病患者
- 第十章 性的詛呪

### 第二部 聰明的人們

- 第一章 聰明的人們
- 第二章 戀愛的男女
- 第三章 工廠呢還是大學呢？
- 第四章 愛使得他們高尚

- 第五章 ‘斯滕卡雷森’之歌  
第六章 羞恥打倒團的團員  
第七章 工女的乾的嘴唇  
第八章 無代價的戀愛的充滿  
第九章 簡直不能讀書呵！  
第十章 父女的思想衝突  
第十一章 皮膚病及花柳病的課堂筆記  
第十二章 最好死去罷

### 第三部 始末

- 第一章 孔莫索姆爾的名譽  
第二章 最好死去罷——我們兩人  
第三章 遺書的連字符  
第四章 小小的心臟的偉大的愛  
第五章 科學的叢智  
第六章 道德的恢復  
第七章 蘇生後的審問  
第八章 最後的犧牲  
第九章 真犯人的自由  
第十章 結末

## 第 一 章

### “戀愛的奴隸”

到後來纔差不多被法庭的判決的那峻烈的公平所解開了的悲劇的結，無疑地在維娜和霍洛合林的最初會見的時候就纏結起來的。

刑事上的調查，我們城裏的千萬人的風評，全國的輿論，都不曾把牠完全解開過；甚至幾多的議論，報告，講演和論文都不足以究明牠——直到現在這可怕的結還是依舊糾纏着。其所以這樣，也許一個原因就是在於誰都沒有想到從那最初的結口解起：反之，所有探

究着這幕悲劇的人們都是從最後的結口解起的。

比方，在上演於莫斯科的劇場，而且根據着發生於我們中間的實事的那取着“戀愛的奴隸”這樣一個漂亮的題名的劇本中，便一點也沒有說及這兩個主要角色的最初的會面。不知道這兩個主要角色的結識的開始，不明白存在於他們兩人之間的那真正的關係，這位不知名的作者祇熱心於劇的境遇和非常表面地隨其心之所欲來處理着這個材料。然而，這個劇本卻在所有的小城市裏上演過，甚至我們自己的俱樂部的非職業劇團也把牠採取了，但是牠對於這個事件是一點新的貢獻也沒有的。

而且，這位從沒有到我們城裏來過的作者把許多的街名弄錯了，把波洛夫描寫做一個老人，把安娜說話的聲音變成了亂暴的口調。一切這些錯誤使我們本地的觀界爲之捧腹。我們的演員極力想把劇中的事實照實實在在所發生的一樣改造一遍，但是他們又不便把原作妄加修改，所以在我們城裏這個劇本是一個決定的失敗。

在所有的戲院裏開映了甚至輸到外國去了的這個電影，製作得好像一個甚麼普通的偵探故事一樣，在那裏面，一切注意都集中於迅速的，力學的動作和事件的糾紛而複雜的過程。主要的事實雖被正確地表現了出來，但是地方色彩的缺乏和心理背景的忽略使得這個影片一點價值也沒有了，雖然對於電影的原則是很遵守的。

這個影片的題名，“性的奴隸”，也給我們以不快的印象；這題名是廉價的，聳人聽聞的，而且是不合於事實的。總之，我們對於這個影片是非常失望；牠把一切的事情降到了一個普通的淫猥的故事的地平線上，而且在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以外是一點甚麼也沒有補充。

關於這個悲劇的報紙上面的報告是非常地枯燥無味，而且缺乏着必要的詳細性和心理上的領會。結果，在莫斯科的共產黨的最近的會議上，關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問題的演說者僅僅引證了這個事件的事實，一點也沒有想把這些問題來分析一下或是找出一個甚麼結論來。在他的演說以後的討論中，我們城裏的代表們

卻極力想那樣做，而且在某某程度是成功了。

這就是在執行委員會的最後的會期內。一個演說者，在討論關於結婚法的提案的時候，便力圖把從我們的代表們得來的材料的一部分利用了。

在雜誌上的論文中，有些作者極力想從分析當事人的生活着手來探究這個事件。這也是無補於事的——這甚至因為把與主要的當事人的行動和一切都達到了頂點的最後的悲劇皆無關係的那些不必要的詳情，名字，日期和瑣細的事件堆積着，反而足以使這個事件的重要之點曖昧不明。就一切劇中人的生活而論，明瞭了的唯一的事件便是佐雅阿蘇金的個人的悲劇，但是她的生活的歷史並不需要甚麼特別的說明，因為阿蘇金，她的父親，自動地現身於這舞臺了。

總而言之，傳記的詳細並沒有說明甚麼。

我們的任務便是把一切過去的事實照牠們發生的時候的那形式和順序再現着。在關於這些事件的每個新的發覺和每個細節中的那特別巨大的利益使我們負了一個唯一的義務：事實之詳細的，正確的而且公平的

開陳。

我們並不想下甚麼結論，縱令那結論是非常地可取，像沙門華杜夫教授在他的論文：“犯罪史中之心理的資料，得自犯罪人的手書之解剖”中所下的一樣。依照我們的計劃，我們就把這封信全部公開，讓讀者去下他自己的結論罷。

同時我們也不要像一個職業的作家一樣，把這個故事僅僅當做一種小說的題材利用着。我們祇是提供着一個不加修飾的，現在的，真實的事件的紀錄而已。

事實為牠們自己說出來，再也沒有甚麼事情比這個事件中的事實之單純的，公平的而且正確的開陳更為可靠，更於那結的解開有益了。

結的打成是在最初會見的時候開始的。

我們的故事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 第 二 章

### 擁擠的電車中展開着的戀愛事件

去年冬末的時候，霍洛合林正在從大學回家。

照例在這個時刻，電車內總是擁擠得無以復加的。在毛的上衣，外套和帽子的混雜之中，要認清甚麼人是很困難的，而且望着那些還沒有把一天的勞動之後的憂鬱的陰影除掉的面孔也沒有甚麼樂趣。

他站在通路的中間，把他的兩手擱在椅子背上，抵抗着他的同車客乘的推擠，極力保持着他的身體的平衡。舊的電車在每個軌道的接合處顛躓着，向兩邊搖動

着，把車中的擁擠的人們震蕩着，好像牠是一個裝着許多的無生物的貨箱似地。

他的前面的一個甚麼人在讀着一張晚報。霍洛合林，百無聊賴地，從肩膀上面窺看着那城市新聞。正在這個當兒，他明白地感覺到在他的攔在椅子背上的那個沒有戴手套的手上放了一個輕輕的，溫暖的手——一個好像剛剛脫下手套的手。他把他的手讓開，繼續讀着關於一個農夫在城裏的市場上受了騙的紀事，但是那隻手跟着他的手來了，而，當他決心把他自己的手移開的時候，他感到一種緊緊的壓力。他吃了一驚，望了一望那追求着的手。他的視線沿着那有雪白的毛皮的袖口的藍色大皮的袖偷偷上去，一直到牠上到了一副隱在雪白的毛皮堆裏的美麗的，但是不相識的女郎的面孔。這面孔是絕對地鎮靜，也許祇有在帶着一種假裝的無關心的態度注視着窗外的冰霜的那雙藍色的眼睛裏面，一個微笑閃耀着，好似電燈的反射一般。但是就連這雙眼睛也因為在戴到額上來了的帽子之下而不能夠看一個清楚。

霍洛合林又一度想悄悄地把他的手抽開，但是那隻手，好像一個蹣跚着的動物一般，愈見緊緊地壓着他的手了。

事情一點也不是偶然。堅決地他抓住那女郎的手，緊緊地把牠握着。她也答之以緊握。霍洛合林回頭一看：這女郎還是悠然地向窗外眺望着。愉快地他把頭轉向別處，但是他並沒有把那手放鬆——反之，他把牠溫暖而撫摩着。

電車中的單調的嘈雜之聲似乎獲得了新的生命。暗澹的燈光變得明亮起來了。霍洛合林，帶着他的胸和頸的那不惹人注意的，自負的動作，挺着身子，望着那女郎。她真是美麗極了。在一個這麼坦白而迅速地展開着的奇遇中，很少能夠引起他的興味的地方。在這戰慄的女性的手掌，放射的熱之中，有件事情是太明顯了；結局怎樣是可以預知的。這個中間在他看來並沒有甚麼奇遇。

對於像這種他認為無關輕重的事情，不慣儘想，他迅速地轉向着他的鄰人：